



独幕话剧

王昌定 著

崖 恋

天津通俗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劇寫某發電廠一個技術員，他對黨的政策認識不足，有政治歷史問題沒向組織交代，因此被特務抓住小辮，威脅、利用他破壞發電廠，幸而被妻子發覺，在黨支委和妻子的幫助下，他覺悟過來了，決心改正錯誤，想辦法把特務逮住了。

本劇教育人們對組織必須忠誠老實，不要隱瞞自己的政治歷史問題，這樣才不會給敵人可乘之機，被他們利用；才能更勇敢地跟敵人做鬥爭。

懸 崖

王昌定著

*

天津通俗出版社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書号(冀0205)丙9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4 字數14,000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4,120

定價 0.10元

時間 一九五五年春。

地點 海河岸边，某新建發電廠職工宿舍。

人物 張家駒——某發電廠技術員，三十歲。

沈淑蘭——張家駒的愛人，發電廠會計，二十六歲。

李洪奎——發電廠老技術工人，黨支委，五十歲。

公安人員甲、乙二人。

趙 某——三十五歲，蔣匪特務。

景 內外景。

內景是張家。一個普通技術人員的家庭，有書櫥、寫字檯及兩個小沙發，左有一門通臥室，右門通外。

外景，迎門有垂柳一株，並可見海河內滾滾的流水，與對岸林立的工廠。

幕啓 沈淑蘭剛下班回來，正忙着收拾房間。一會兒，趙某戴着眼鏡上場，輕輕敲門。

沈淑蘭 誰呀？

趙 某 我，張家駒張技術員在這兒住嗎？

沈淑蘭 （開門）他還沒回來呢！（打量對方）你找他有事？

趙 某 （走進室內）有點小事。

沈淑蘭 你是——？

趙 某 噢，我是第二發電廠的技術員，我姓趙。

沈淑蘭 （懷疑地）第二發電廠的職員，時常跟我們一塊听

报告，为什么……

趙 某 （坦然地）你是說沒見過我呀，这就难怪啦，我剛調來不久。

沈淑蘭 （釋然）請坐吧！

趙 某 張技術員什麼時候回來？

沈淑蘭 快啦！廠子裏已經下班啦！

趙 某 我想，你一定是他的愛人。

沈淑蘭 （大方地）是啊！（遞一杯白開水給對方）

趙 某 你也在廠裏工作嗎？

沈淑蘭 在廠裏當會計。

趙 某 （欽佩地）將來你們這個新廠子可是大有發展啊！

沈淑蘭 （亦很高興）我們今天是第一天送電。（開電門，燈不亮，自語）電還沒來。

趙 某 你們這個廠子有多大發電量？（見沈淑蘭不答，忙轉彎）發電量越大，咱們的國家建設的就越快。

沈淑蘭 你找家駒有什麼事？

趙 某 請教一個技術問題。（見沈淑蘭還想再問什麼，忙說）
嫂子，你請忙吧，我坐在这儿等他一會兒。

沈淑蘭 好吧，請隨便坐吧！（仍收拾房間）

〔趙某趁沈淑蘭不注意時，在室內到處張望，彷彿要從這裏研究出什麼結果來。〕

〔張家駒與李洪奎在門外出現，忽然，海河對岸及室內燈光齊明。〕

李洪奎 （高興地）亮啦 亮啦！張技術員，我們把光明也帶回

來啦！

張家駒（心情陰暗地）天黑啦！

李洪奎（站在海河邊，深情地）海河，多漂亮啊！我在这兒做工做了三十多年，今天可算是最漂亮的一天。

張家駒 為什麼？

李洪奎 這还用問嗎？咱們親手修建的發電廠，正式參加祖國的大建設，難道不是天大的喜事？（越說越高興）你就琢磨琢磨吧，五年計劃，現在剛剛是第三年，這海河就已經變了樣，再過幾年，恐怕這一片連咱們都不認識啦！（讚美地）簡直是一朵花！

張家駒（羨慕地）李師傅，你總是這麼高興！

李洪奎 是值得高興嘛！老實說，我這心眼裏還總想唱呢，可惜就是嗓子不行。（大笑，爽直地）老張，我得給你提點意見：為什麼才三十歲的人，沒點青年的朝氣呢？

張家駒（尷尬地笑着）是嗎？

李洪奎（繼續地）你呀，你應該跟我學：心裏有什麼就說什麼，不把話藏在肚子裏，自然就年輕啦！

張家駒 我跟你不一樣，你是黨支委。

李洪奎（沉思地望着對方）嗯，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廠子裏對於非黨同志並沒有兩樣看待呀！

張家駒（忙否認）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想把話岔開）

李師傅，進屋坐一會吧！

李洪奎 不啦，回見吧！

張家駒 好，回見！（急入室）

〔李洪奎帶着疑問的目光注視張家駒的背影，稍停，也下。〕

沈淑蘭 家駒，你回來啦！（指趙某）這位趙同志找你。

張家駒 趙同志？

趙 某 （不慌不忙放下報紙，從沙發上立起）對啦，我姓趙，是
第二發電廠的技術員。

沈淑蘭 家駒，你陪趙同志說話吧！（入內室）

張家駒 （熱視趙某，驚疑地）好像在哪兒見過？

趙 某 （輕輕地）我們在上海見過。

張家駒 （一驚）上海？

趙 某 對啦，一九四六年。

張家駒 （強自鎮定）你是——？

趙 某 （冷笑）真是貴人多忘事！（提醒地）特種技術訓練
班……

張家駒 （變色，重複地）訓練班！

趙 某 （將眼鏡取下來）這樣可以認得更清楚了吧？（又將
眼鏡戴上）

張家駒 （跌坐下來，不覺——）啊？

趙 某 （低聲，威脅地）別嚷！快把你太太支使出去。

張家駒 （心中無主）我……

趙 某 你們家裏沒有茶葉，叫她去買茶葉。

張家駒 （遲疑）買茶葉？

趙 某 快，別耽擱時間。

〔張家駒低頭向內室走。〕

趙 某 昂起頭來，像平時一樣。

張家駒（強自平靜，向內室）淑蘭，你去買包茶葉來。

趙某（立刻發出做作的笑声）哈哈，原來是老同學，想不到你改了名字啦！我們有多少年沒見？

張家駒（重複地）多少年沒見？

趙某（緊接）七、八年了吧？

沈淑蘭（走出來，奇怪地）你們認識？

趙某（搶着說）是啊，我也沒想到居然碰見了老同學！（急遞眼色給張家駒）

張家駒（無可奈何地）快去買茶葉吧！

趙某不必客氣！（向沈淑蘭）家駒知道我的老習慣，愛喝杯濃茶。（又咳了兩聲，向張家駒示意）

張家駒 去吧，淑蘭！

〔沈淑蘭下。趙某急往內室看了看，又往門外看了看，然後輕輕將門掩上。〕

趙某（嘲弄地）小家庭過的相當美滿啊！

張家駒（恐懼地）你來幹什麼？

趙某 看你問的！老朋友，不可以拜望拜望嗎！

張家駒（如前）你有什麼事？

趙某（泰然）隨便談談心，何必那麼緊張呢！

張家駒 我早和你們斷絕關係啦！

趙某（淡然）其實，斷絕關係不斷絕關係，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值不得一提。

張家駒（疑慮）你就是來拜訪？

趙某 純粹是拜訪。（語重心長地）順便，也想動員你把過

去的問題交代交代。

張家駒 過去的問題？

趙 某 你隱瞞啦，這很不对呀！

張家駒 （默然片刻）我那時候是被騙參加了特務訓練，以為
可以為國為民，後來才知道自己上當啦！

趙 某 說良心話，我很同情你，同情你當時的愛國心。可是，
共產黨對隱瞞咱們這種身份的人是不客氣的，你知道嗎？

張家駒 （敲着腦袋）咳，我怎麼辦哪？

趙 某 （拿出一張貼有像片的表格）這是你當時填的表，上面
還貼有像片，你拿去坦白吧！

張家駒 （目瞪口呆）啊！

趙 某 （勝利地微笑）坦白有好处，自動坦白，不會判你死刑。

張家駒 （辯護地）我……，我就是受了幾個月訓，並沒有替
你們做什麼工作。

趙 某 不对！你寫的你唸過書的那個專科學校的一張黑名單，
你難道忘啦？

張家駒 那是你們逼着我寫的！專科學校那幾個同學並沒有
被捕，他們在我沒向你們報告以前，就到解放區去啦！

趙 某 不過黑名單我們還保存着。（雙手奉上）拿去吧，連
這張表格都拿去吧，我那兒還留有一份，和這個一模一樣。

張家駒 （抱着頭）我錯啦，我錯啦，後悔也來不及啦！

趙 某 （知道基本上已戰勝對方，安慰地）用不着煩惱，老弟！
如果你一定不肯坦白，看在朋友份上，我也不會出賣你。

張家駒 （乞求地）我希望能讓我安分守己地過日子，不要

再難為我。

趙 某 放心吧，我姓趙的一向够交情，決不會給你添麻煩。

張家駒 那你來幹什麼？

趙 某 （似乎無足輕重地）不過想請你畫張發電廠的平面圖。

張家駒 （許久說不出話來）你要平面圖幹什麼？

趙 某 跟你說實話吧！咱們那一行我也早不幹啦，現在在基建部門做設計工作。最近領導上讓我設計一個新發電廠，我實在沒這份能力，才想到找你。

張家駒 不，你這是騙我！

趙 某 騙你有什麼好處？

張家駒 （堅決地）我不能給你畫！

趙 某 我說，老弟，別不講情面！我也是為了飯碗，咱們誰也別讓誰過不去。

張家駒 （嘴硬心虛）我不能！

趙 某 （正色，拿着剛才的兩張紙）如果你一定要逼得我丟了飯碗，那我也只好不客氣啦！

張家駒 你——？

趙 某 （字字着重地）報黑名單，長期隱瞞特務身份，這不是小問題，至少，也得判上二十年。到那時候，什麼名譽、地位、青春、愛人、家庭，一切的一切都完蛋啦！

張家駒 你要檢舉我？

趙 某 萬不得已，我也只好捨命陪君子。不過，我是不願意這樣做的。

（張家駒頹然無語。

趙 某 老弟,你應該放明白點!我个人並沒有什麼企圖,何況
這件事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決不會走漏半點風聲。

張家駒 (最後掙扎) 我不能,我不能!

趙 某 (態度猛變,厲聲,兇狠地) 你能!

張家駒 (恐怖,聲音微弱地) 我不能!

趙 某 那你等着吧,明天就有人檢舉你,而且你的罪名比
這還要多!

張家駒 什麼?

趙 某 你有血債!

張家駒 (奔至對方面前,想高聲嚷又不敢) 你這是胡說!

趙 某 (著無其事) 安靜點,老弟!

張家駒 (跌坐在沙發上) 你不能這樣血口噴人!

趙 某 (狀如前) 只要有這兩個証據,第三件事情,共產黨
就會相信的。

張家駒 (無助地,自語) 我怎麼辦哪?

趙 某 很好辦,一張平面圖,風平浪靜。

張家駒 (半晌。為了安慰自己地問) 你要平面圖是為了搞設計
嗎?

趙 某 這我可以對天發誓,決沒有別的用意。

張家駒 只是畫一張平面圖?

趙 某 絕對只麻煩你這一次。為了够交情起見,先把這兩
張親筆字据還給你,我那兒留的一份,你一手交圖,一手
也就可以拿去,听憑你自己處理。

張家駒 可是…… (忙將兩張紙裝在口袋裏)

趙某（不等對方再有考慮的餘地）就這樣，一言為定，我明天早晨七點鐘來取。

張家駒（心驚肉跳）七點鐘來取？

趙某 對啦，老弟，我不會忘記你的好處。

張家駒（長嘆）咳，你算把我害苦啦！

趙某 這話談不到。咱們嘛，這叫魚幫水，水幫魚，無論如何，總算是自己人。

張家駒（無奈）你為什麼偏偏找我？

趙某 除了你，我還能找誰呢？（談話中，他時常向門外探望，這時，他又看了看門外）你太太回來啦！（低聲）明天早晨七點鐘把平面圖交給我，不要自己找彆扭！（然後盤腿坐沙發上，叮囑地）記清楚，我們是老同學，是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彼此要親熱一點！

〔沈淑蘭拿着一包茶葉走進門來。

趙某（突然發出一連串的笑聲）哈哈，老張，听你這麼一說，你這種單純技術觀點，到現在還沒扭轉過來呀！（轉臉，像是剛剛發現沈淑蘭）唉呀，嫂子，你來的正好！（鄭重其事地）我們兩個足足吵了那麼半天，老張硬說政治學習對業務幫助不大，我堅決反對他的意見！（慷慨激昂地）要知道，我們是新中國的技術人員，我們不能脫離政治，脫離政治就有被敵人利用的危險，國民黨反動派也就有復辟的可能！……（見張家駒不語）哈，這一下你無話可說了吧！（向沈淑蘭）嫂子，別見怪，這是我的性格。我這人天生的愛辯論，愛找真理，在舊社會吃的那個苦頭啊，唉，就別提啦！

（沈淑蘭覺得插不進嘴去，只好笑着沏茶。

趙 某 （假裝看了看錶，失聲地）哎喲，看我這個老毛病，一聊天把什麼事情都扔在九霄雲外啦！八點鐘我還要回廠開技術研究會，現在七點半也過啦！（忙起身）嫂子，茶，我也顧不得喝了，反正以後打攪的機會少不了。（又轉向張家駒）老張，辯論呢，咱們也暫時告一段落，明天一清早，我送本書來給你看，你就會明白是我對，還是你對。

（暗示地）明天一清早，我準來。

張家駒 （勉強地）再坐一會兒吧！

趙 某 我知道，你心裏還有點不以為然，思想沒搞通，不過，（暗示地）深思熟慮是有好處的，可惜我今天沒有時間再和你談了，要不然……（轉向沈淑蘭，故作親切狀）嫂子，明天咱們聯合起來，打垮他這座頑固堡壘！你看如何？

沈淑蘭 （微笑）有時間，就請常來玩吧！

趙 某 好，我一定來，一定來！（走出，連聲地）別送，別送！

〔趙某下。張家駒未送至門口，即無精打采地折回。〕

沈淑蘭 （埋怨地）你看你，客人走，連送都不送！（張家駒不答）他叫趙什麼？

張家駒 他叫趙……（恐引起對方懷疑，忙說）他叫趙大新。

沈淑蘭 （奇怪地）趙大新？——咱們廠裏有個技術員，不是叫趙大新嗎？

張家駒 （忙掩飾）噢，噢，世界上同名字的人多的很。

沈淑蘭 你們在哪兒同學？

張家駒 （失口）在上海……（醒悟）啊不，在南京，在南京，

高中同學。

沈淑蘭 他找你幹什麼？

張家駒 （把眼光避開）沒什麼事。

沈淑蘭 （懷疑地）他剛來的時候告訴我說，是找你研究一個技術問題。

張家駒 是研究技術問題，後來就扯起閒話來啦！

沈淑蘭 扯什麼閒話？

張家駒 （掩飾地）淑蘭，我累啦，想歇一會兒。

沈淑蘭 （好像發現了什麼）家駒，你快到燈底下讓我看看你！

（急將張家駒拉至電燈光下）

張家駒 （一驚）看什麼？

沈淑蘭 （關心地）家駒，你的臉色很不好，你怎麼啦？

張家駒 （急將臉扭開）我累啦，忙了一天，累啦！

沈淑蘭 （体贴地）那你早點休息吧！

張家駒 不，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坐一坐，清醒一下頭腦。

沈淑蘭 好吧！（不放心地向內室走去）

張家駒 （猛抬起頭，求救地）淑蘭！

沈淑蘭 （轉身）你要什麼？

張家駒 （擺一擺手）不要什麼，你去吧！

沈淑蘭 （狐疑萬狀，靠近張的身邊）你到底怎麼啦？

張家駒 （警惕）噢，沒怎麼，你去吧，讓我一個人呆一會。

〔沈淑蘭極端懷疑地進入內室。靜場，晚風傳來海河沿岸

各種機器响声交織的音樂。

張家駒 （絕望地抱著頭，低聲自語）沒有一個人了解我，我完

啦，我掉在火坑裏面去啦！（猛站起）怎麼辦？（走投無路，忽然衝動地）我，我和他拚啦！（但立即軟弱無力，感到恐懼）要是他把這一段歷史掀出來，別說進監獄，這臉還往哪兒擱啊！名譽，完啦！地位，完啦！愛人，完啦！前途，完啦！誰還會相信我？我還能算個什麼人？（頹然坐下）不行啊！（停頓片刻，自我安慰地）也許，他的確是為了設計上的需要？除了這個，一張平面圖對他又有什麼用？（矛盾地）那麼，畫吧，畫吧，只要能把過去的事一筆勾銷……（又害怕起來）不，不！……（更加恐懼，幾乎是從沙發上跳起）可是，明天七點鐘……（踉蹌倒臥沙發上）我完啦，完啦！

〔沈淑蘭輕輕從內室出，見張倒臥，輕輕退回。

〔燈暗。燈轉明，黎明之前。

〔張家駒正伏在桌上繪圖，沈淑蘭輕輕由內室門走出，在張家駒背後站立良久。

張家駒 （畫完圖，正要收拾畫具，一歪頭髮覺背後有人，急轉身，以全身遮住繪圖紙）你——！

沈淑蘭 （質問地）你為什麼半夜起來啦？你在畫什麼？

張家駒 （張口結舌）我……我沒……沒畫什麼。

沈淑蘭 讓我看一看你這張紙。

張家駒 我不讓你看看！

沈淑蘭 （正言厲色）不，你一定得讓我看看！

〔張家駒不敢堅持。

沈淑蘭 （展開繪圖紙，一驚）這不是咱們工廠的平面圖嗎？

張家駒 我這是隨便畫着玩……

沈淑蘭 不对，快告訴我，誰叫你画的？

張家駒 沒有誰，誰也沒叫我画。

沈淑蘭 不說嗎？好，我把問題反映到領導上去，現在就去！

（披了一件外衣就要出去）

張家駒 （拉住她，着急地）我說，我說！

沈淑蘭 你說！

張家駒 是这样。我过去和趙……趙大新很要好，他現在正搞基建设計工作，他們領導上要他設計一个發電廠的圖样，可是他技術差，就找我替他画一个。

沈淑蘭 难道你就用犧牲工廠的秘密來送人情？

張家駒 淑蘭，要知道，我們是老同学，情面關係。

沈淑蘭 （厲声）如果你的老同学是坏人呢？

張家駒 （目瞪口呆，半晌，急否認）他不是，他不是！

〔忽然，外面傳來敲門声。〕

張家駒 （变色）他來啦！

沈淑蘭 （坚决地）把圖收起來，我替你回絕他！

張家駒 淑蘭，你不能这样！

沈淑蘭 為什麼不能这样？（推張家駒入內室）你進裏屋去吧！

〔沈淑蘭將通外的門打開，出乎意外，進來的却是李洪奎。〕

沈淑蘭 啊，李師傅！

李洪奎 看，我这一高兴，把你們也吵醒啦！（逕向內室走去，走着喊着）張技術員，張技術員！

張家駒 （走出來，意外地）李師傅！

李洪奎 （並未注意張的神色）你起來啦？正好！（兴奋地拉着

張)我呀 这一夜也沒眨眼,琢磨來琢磨去,又琢磨出點新鮮玩意,可以加大發電量,來,來,我跟你唸叨唸叨,你看行不行?(將張家駒拉至沙發前坐下,正待說話——)

沈淑蘭 (插入)李師傅,你來的太好啦,我先跟你談談另外一件事吧!

張家駒 (急攔住)淑蘭,這是我們的私事。

李洪奎 (莫名其妙)什麼私事?

沈淑蘭 (向張家駒)這不是私事,李師傅是黨支委,他也可以幫助你!(急入內室將圖紙拿出來)

張家駒 (擋住她,懇求地)淑蘭,我承認錯誤還不行嗎?

李洪奎 (亦走過去)什麼事情這樣大驚小怪?

沈淑蘭 (將圖給李洪奎)就是這張圖紙的事。

張家駒 淑蘭!(攔擋不住)

李洪奎 (戴上老花鏡看圖)這是咱們工廠的平面圖啊!画這個幹什麼?

沈淑蘭 你問他自己!

張家駒 我……我……

沈淑蘭 昨天傍晚來了個人找他,一來就把我支使出去了。

兩個人嘀嘀咕咕也不知道談了些什麼,結果他就半夜爬起來,替人家畫了這張圖。

李洪奎 (沉思地)噢,原來這樣!(向張家駒)這個人和你什麼關係?你為什麼替他畫圖?(張不答)

沈淑蘭 他說是他的老同學,現在搞基建設計,託他畫的。

李洪奎 (點頭)嗯,張家駒,我現在已經看出你來啦!

張家駒 李師傅，你不要誤會，他是想拿去參考一下。

李洪奎 你別再騙人啦，快說，你們是什麼關係？

張家駒 我們是同學關係。

李洪奎 不對！（張無言）你不願意談也可以，咱們到工廠保衛科談去。

張家駒 李師傅，事情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嚴重。我們只不過有點私人拉攏……

李洪奎 （冷笑）哼，私人拉攏！我說，張技術員，你是個聰明人，難道還需要我交代政策嗎？

張家駒 怎麼，你懷疑我……

李洪奎 不是懷疑，我肯定你有問題！（張無言）你為什麼不說話？

張家駒 我……

李洪奎 你心放在正當間想一想：這幾年，共產黨待你怎麼樣？尊重你、提拔你、信任你、培養你、……对不起你的在什麼地方？

張家駒 完啦，現在全完啦！

李洪奎 完不完在你自己！如果你再不覺悟，不但得不到組織上的信任，不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連沈淑蘭同志也會離開你！

沈淑蘭 李師傅說的對，我不能跟一個不清不白的人生活在一起！

張家駒 （想說什麼又缺乏勇氣）唉！

李洪奎 你還顧慮什麼？